

臺灣，我們共同的未來

文·圖／吳東傑

每10年一次的地球高峰會，於2012年6月重返巴西里約。這是繼1992年在巴西里約會議後的20年，所以2012年的里約會議被稱為Rio+20。

1992年，巴西的里約會議算是關心地球環境生態相當成功的一場會議，產出的決議包括生物多樣性、臭氧層、氣候變遷等議題及可行動的未來框架，如21世紀議程。而這些議題也是近20年全球最矚目的焦點，迄今依然是未來的問題和議題。

2012年的議題以綠色經濟和永續發展為主軸；強調綠色經濟需符合永續發展和減少貧窮，而永續發展的體制包括各國政府的政治承諾及檢討永續發展的執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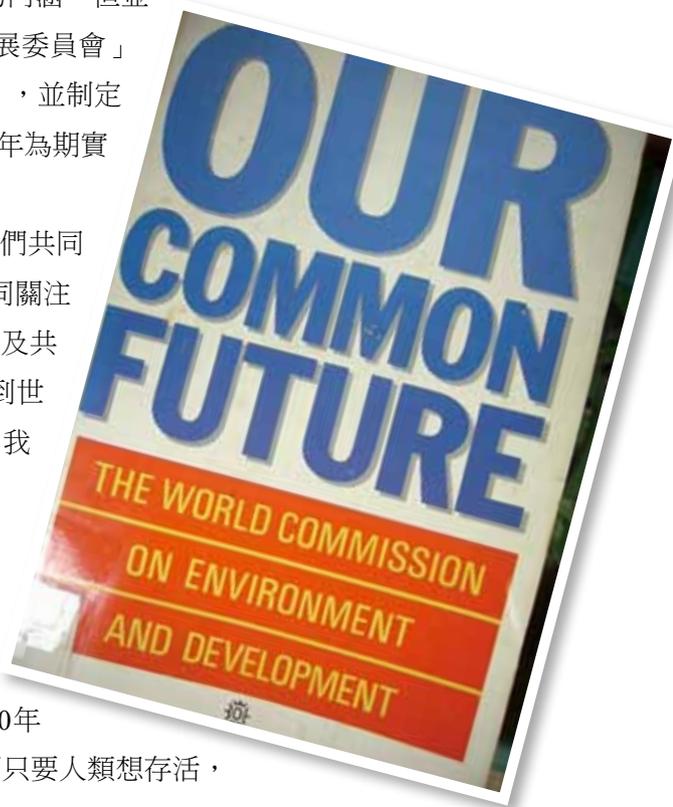
為什麼要凸顯貧窮？因為20年後，全球人口將達90億；糧食需求增加50%，能源增加45%，水資源增加30%，如果這些資源屆時沒有到位，將會出現30億的貧窮人口。

永續發展的概念濫觴於1970年代，1980年由國際自然保育聯盟（IUCN）、聯合國環境規劃署（UNEP）、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（WWF）出版的《世界自然保育方略》（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）首先提出「永續發展」的內涵，但並未得到世人的重視。即使1983年聯合國成立「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」（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, WCED），並制定「全球變革日程」（A Global Agenda for Change），提出以10年為期實現永續發展的長期環境對策，但所獲得的青睞也相當有限。

直到1987年，聯合國「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」出版《我們共同的未來》（Our Common Future），明確的指出人類社會的共同關注（common concerns）、共同的挑戰（common challenges）、及共同的努力（common endeavours）。此說提出之初似乎有感動到世人，但經過時空變遷，人們又顯得麻木不仁，有人因此反諷「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」（We have no common future）。

到底人類有沒有未來？

早於1972年聯合國即舉行「人類環境會議（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）」，發表「人類宣言」，關心環境、糧食、水資源等人類存活的問題。然這40年來，環境、糧食、水資源等問題還是問題，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只要人類想存活，



這些問題就是必要的問題。

不管我們有沒有共同的未來，2012年Rio+20的主題是「我們想要的未來」（The Future We Want）。

我們是否曾經夢想我們自己的未來？我們是否想要決定我們自己的未來？而我們是否準備好要承擔我們自己的未來？

長期關注弱勢、社會正義的世界社會論壇（World Social Forum）搶先於2012年6月5日串連反資本主義，因為他們擔心綠色經濟只是圖利資本主義的包裝，倒楣的還是窮人。貧窮和資源分配仍是未來爭論的焦點。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；以及延續占領華爾街運動，由印度知名的反全球化健將Vandana Shiva，《到底要吃什麼的作者》Michael Pollan，《一座小行星的飲食方式》的作者 Anna Lappé和熱帶雨林行動聯盟於2012年2月發起「占領我們的食物」（Occupy Our Food Supply, <http://ran.org/occupy-our-food-supply>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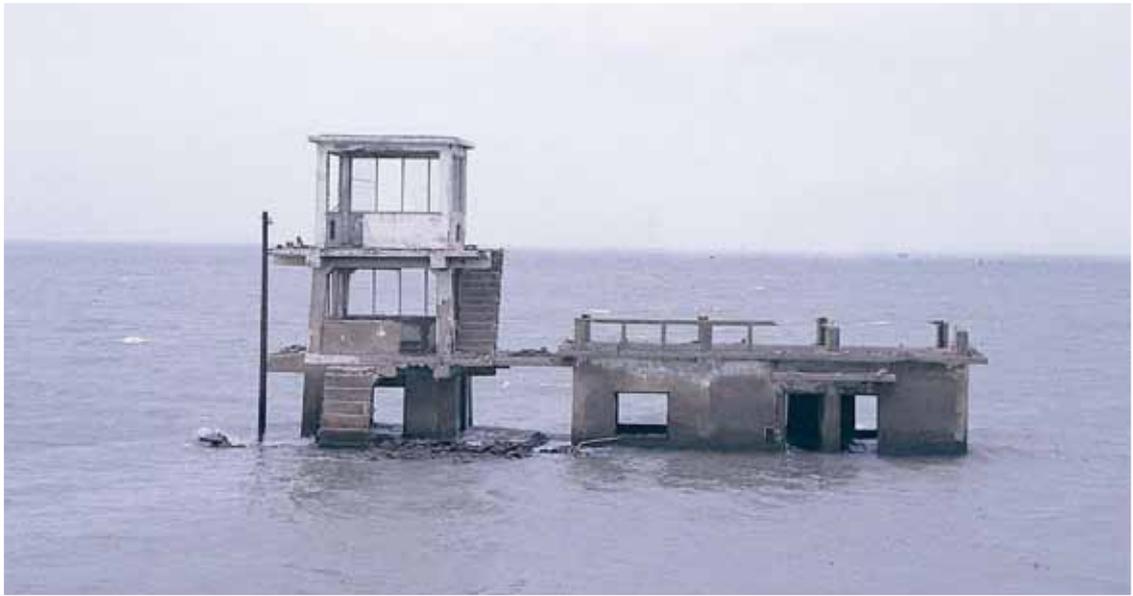
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，連2012年的世界現況（World Watch）也憂心指出「如果將繁榮立基於無止境的經濟及人口成長，將會在資源有限的地球上導致悲劇的後果。1972年時還沒有跡象顯示人為氣候變遷的迫切性，或警示廉價化石燃料的終結；40年後的今日，這些證據舉目皆是，然而這種成長模式，仍舊支配著世界。」2012年世界現況的主題是邁向永續繁榮（State of the World 2012: Moving Toward Sustainable Prosperity, <http://www.worldwatch.org/stateoftheworld2012>），但也擔心到底繁榮了誰？發展了誰？是否以99%的資源，只繁榮、發展了1%。

中國總理溫嘉寶於2012年4月25日到瑞典參加斯德歌爾摩+40的伙伴關係論壇時，重申1972年的斯德歌爾摩會議揭槩了響遍世界的口號：「只有一個地球」（only one earth）。那年，中國開始在聯合國嶄露頭角。聯合國於1971年10月25日通過阿爾巴尼亞提案，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，即所謂的2758號決議案。從此臺灣退出聯合國。

誠如世界現況所言：1972年時還沒有跡象顯示人為氣候變遷的迫切性，或警示廉價化石燃料的終結。同樣的，1972年也沒有跡象顯示環境外交、環境治理國際化對於臺灣的重要性。特別是面對不友善的中國外交封鎖，拿臺灣護照的臺灣人民是無法直接進入地球高峰會的官方議場，只能參加民間的周邊活動（side event）。

經由斯德哥爾摩+40與里約+20的發展歷程，來檢視臺灣的過去、展望未來，就可發現我們的未來是相當艱辛的。臺灣的能源自給率不到3%，糧食自給率32%，又處於地震、颱風區，政治外交上是聯合國孤島。

2012的世界現況這樣的勉勵世人：當年的民權和女權運動就是如此，環保運動也當



臺灣的未來在哪裡？地層下陷、海平面上升已嚴重威脅美麗島。

如此。無論世界環境及人類發展的現況處於何種時刻，總還有希望存在，而我們也必須經營長遠的未來。

同樣地，無論世界環境及中國發展如何，臺灣的希望在於我們長久經營的普世價值，如人權、民主和環境權。我們除了要善用在華人世界的自由民主成就，更要追求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民主，即合作經濟和公平貿易；強化生態倫理、生態對話的公民社會，如魚翅和保護鯊魚的論證。

2012年巴西里約會議，除了環境議題，對臺灣有個特別的意義是Rio+20的秘書長是沙祖康。沙祖康是何許人也？2012年6月剛卸下聯合國副秘書長。2003年世界衛生大會，我們要求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時，由於受到中國代表的抵制，大會宣布不將其申請案排入議程，前去抗議的立委還被警衛強行架出，臺灣記者也對中國的外交官員喊聲：「你們聽到臺灣2300萬人的需要嗎？」，沙祖康卻回應：「早就給拒絕了！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？誰理你們？」（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2%99%E7%A5%96%E5%BA%B7>）

別人不理我們也罷，我們自己要理自己！相信唯有創造普世價值，堅持普世價值，才是臺灣跨出孤島，邁向世界的出路。斯德哥爾摩+40與里約+20的召開，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想要的未來、我們想要的未來島嶼（The Future Island We Want）：臺灣，我們共同的未來。☞



吳東傑小檔案

臺大農推系畢業；現為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，譯有《失竊的未來》（Our Stolen Future），著有《臺灣的有機農業》。